

对联收到

□盐城 陈卫中

“叮咚”，手机响了声清脆的提示音。是一条快递提醒通知，“你的快递已放在文苑路蜂巢内，取件码23456789。请尽快取回。”

停下手里的活，老陈站起身，准备去取快递。自言自语了一句，“三天了，是该到了。”

蜂巢前，没有取件的人。但老陈没有立即输入取件码，他默默地站了两分钟，深深地吸了口气后，才看着手机，一键一钮地输入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“兜了半个城，终于回来了。”他边输边想。

“啪”，清脆的一声，蜂巢柜门打开。老陈蹲下身，从柜屉里取出了一张纸盒。

查看寄件人的姓名、电话，老陈感觉到有一股滚烫的液体从眼角流出，顺着脸往下淌。

“陈**，138****8898”，老陈一字一字地念出。这个名字是伴随自己一生的名字，这号码是自己唯一正在使用着的号码。

回到家，老陈打开快件盒，取出一卷红红的纸，在桌子上摊开。两副对联，六个福字。

老陈习惯地掏出手机，他想发

一条微信“对联收到”。可是，他却不知道发给谁、发往哪里。

他的手停留在手机屏幕上，脑海里却翻滚着、涌动着，那个人、那些年、那些事。

小的时候，这个时刻，爸爸是最忙的人。总有很多的叔叔伯伯，拿着红纸，来请他写对联。那时的小陈，趴在桌子的对面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爸爸挥毫泼墨。件件对联被叔叔伯伯取走，忙碌一天的爸爸只收到了几句“谢谢老哥”，心里甚是满足。爸爸摸着小陈的头，笑着说“等你成家了，爸爸每年给你家写对联”，小陈点点头，认真地记住了。

一年一年，爸爸总是写了很多对联，也重复说着那句话。

在城里安家后的第一年、第二年，一直到前年，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头了，每年的这个时刻，年轻的陈、渐渐年老的陈也会准时收到这样红红的春联和福字。多么熟悉的字体，多么熟悉的墨香，他都会立即发出一条信息“对联收到，谢谢爸爸”。

去年，也是这个时候，他回去

看望卧床的父亲。父亲十分高兴，努力地下了床，慢慢地坐到桌边，吃力地拿起毛笔，颤抖着写了两副对联。老陈接过对联，对父亲说：“对联收到，谢谢爸爸，明年继续给我家写对联。”父亲摇摇头，露出了笑容。

2022年夏天，老陈的父亲吃完了最后一勺西瓜汁，安详地走了。

三天前，老陈路过一处文化集市，看到一位书写对联的老者。老陈排了半小时的队，请老者写了两副对联和六个福字。然后，开车到故乡方向的城郊，把对联打包成快递发出。

拭去脸上的泪水，老陈收起了对联和福字，等到除夕日贴上。

第二天，老陈带上毛笔和墨汁，驱车一百多公里，来到了父亲的墓前。他把墓碑上的文字一字不漏地描了一遍，新鲜的墨汁反射回温暖的冬日阳光。给父亲叩了个头，老陈对父亲说：“对联收到，谢谢爸爸。”老陈把笔和墨留在石阶上，也许父亲在那边还能够用上。

年轻的陈、小陈、渐渐年老的陈、老陈，都是我的名字。

凌寒独自开

□南京 贺震

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宋代王安石的这首《梅花》，在古往今来数不清的咏梅诗中，无疑是一首普及率最高的明星诗。

虽然墙角那几枝梅纯净洁白、白得似雪一般，虽然语文老师教导学生诗中吟咏的是早春之梅，虽然蜡梅花金黄似蜡、并不白，但我以为这首诗歌颂的主角是蜡梅，而非其他，作者写的是蜡梅之骨之神，而非其表其形。

宋神宗熙宁九年(1076)，王安石被二度罢相。56岁的王安石卸去相位后，归隐退居他一生中最高兴的金陵钟山脚下，择一距离江宁城和钟山山顶各七里的人迹罕至之地，建起了一个小宅院，取名“半山园”，并自号“半山”。在半山园，王安石种植了数株他十分喜爱的蜡梅。

“隆冬到来时，百花迹已绝，惟有蜡梅破，凌雪独自开。”冬至时节，离早春还远，万木萧瑟，群芳尽匿，春梅尚憋足了劲在孕育着在春天的华丽登场。在这隆冬寒冷的日子里，只有蜡梅在迎风绽放。

我居住的清溪花园，离王安石的半山园只有咫尺百米，跨越近千年的时间，我仿佛嗅到了他当年种下的蜡梅的清香。那是一种熟悉的、亲切的，令人神清气爽的幽香。是的，阵阵寒风中确有清香飘来，那是蜡梅独有的气息。

为躲避新冠，那些天全家老小一直宅在家里，眼见着三岁的孙女脸色越来越像白纸，人也没了精神。趁着双休日明媚的艳阳，我驮着宝宝去明故宫广场晒太阳。

刚从北门进入广场，便有一种清香扑面而来。循着阵阵幽香，脚步迈向了公园管理处办公室南侧的草坪，草坪中央的一个小土岗上，几株蜡梅正吐蕊绽放。那仿佛用碧玉雕刻成的花瓣晶莹剔透，朵朵冷艳、缕缕幽芳，给空旷寒冷的明故宫广场

看山

□安徽巢湖 方华

厚厚的棉装上身以后，人便变得慵懒，缩手缩脚的心境下，日子有些沉重了。于是，在雪后放晴的日子，决定去看山。

出城，远远地，就看见了山的身影。未及融化的积雪，把山装扮成一位白发皂衣的禅者，盘腿打坐在浩浩天地间，似在等那朝拜的凡心。冬日的山是裸露的，山石嶙峋，峰峦瘦削，却又似一位诗人的风骨。

入山，不见一位游客的身影，有一种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的意蕴。偶惊起一群在草丛中觅食的麻雀，叽叽喳喳掠过苍茫的天空，更添山之静幽。

冬之山是沉默的。草枯叶零，繁华落尽，霜雪淹没足音，季节删繁就简。他有点像我们历尽沧桑的父辈，把岁月刻在额头，把坎坷装在胸中，以睿智的目光，散淡的心怀，平静地看待世界。

冬之山却又是寂寞的。石隙中涌出的涓涓细流，不会因为寒冷而冻结她的歌喉，在她清澈的旋律边，一脉绿意潺潺而婉转。风过

平添了几分色彩和生机。

花卉专家介绍，蜡梅名称中的“蜡”字，和蜂蜡的“蜡”字相同。蜂蜡俗称黄蜡。蜡梅之所以叫作“蜡梅”，是因为它的花是黄蜡色，表面似有一层蜡质，而花形似梅花。蜡梅开黄花，因之，原名黄梅；因蜡梅在腊月冒寒绽放，所以也常被称为“腊梅”；又因蜡梅入冬初放，相伴整个冬天，故又名冬梅；而蜡梅花开之时常瑞雪飞舞，故又名雪梅。与雪连在一起的必是蜡梅。所谓踏雪寻梅，寻的即是蜡梅。蜡梅、黄梅、腊梅、冬梅、雪梅。好一个梅花仙子。据王世懋《学圃余疏》考证，王安石归隐后，曾写有咏黄梅的诗。可见，我认为王安石《梅花》诗吟咏的是蜡梅，并非妄猜。

常有人纠结是“蜡梅”，还是“腊梅”？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写作的是“蜡梅”，权威的《中国植物志》也以“蜡梅”为规范的中文学名。可见，蜡梅的写法以“蜡梅”为正，写作“腊梅”亦通。就好像一个人有大名和小名，大名是正名，而小名是俗称或别称。

蜡梅虽名“梅”，但严格来说不是梅。在植物分类学上，蜡梅属蜡梅科蜡梅属，梅花属蔷薇科，两者并非姐妹，甚至连近亲都算不上。如同熊猫不是猫、河马不是马、蜗牛不是牛，虽同名，实则风马牛不相及也。

前些年我在句容乡下置得一所小院后，沿院内墙角空地，随手撒下了一些采自明孝陵蜡梅园的花种。蜡梅的幼苗真是见风长，四五年下来，已长成一人多高。每年中秋过后，小院蜡梅便开始在枝条上爆出细小的花蕾，及至隆冬，满院尽是清香。

“竹影和诗瘦，梅花入梦香。”如果说早春是属于梅花的，那么寒冬则是属于蜡梅的。没有蜡梅的冬天，是不完美的。

门前喜鹊忙修巢

□湖北安陆 徐晟

北风是个顽皮的孩子，把树叶当成日历，一页页扯下，巴不得早点过年。

白杨树有些倔强，固守在通往村庄的道路两旁。被剥光叶子的枝丫，刀剑一般，刺破天空的苍凉。

天空，见不到鸟儿们优雅的身影。候鸟们到南方度假去了，留下最多的是麻雀，它们躲进了草垛或者屋檐底下——那是寒风吹不到的地方。

喜鹊还在忙碌着，孩子们长大离开后，它们的巢经过夏天的日晒，秋天的雨淋，已经破落得不成样子，完全抵挡不了寒冷的侵袭，它们得赶在大雪到来之前，将巢修好。木棍、杂草、绒毛，喜鹊捡起每一样有用的物什，努力将巢修补得

跟儿女们在巢里时一样完好。

村里留守的老人，这时候也开始拾掇拾掇房子，把被褥搬到太阳底下晒晒。抬头间望见门前的喜鹊正在忙着修巢，免不了跟它们絮叨絮叨。

“天真冷，要下雪了！”

“喳喳。”

“快过年了，孩子们也该回家啦，总算又能跟他们说说活儿……”

“喳喳，喳喳——”

这时候，雪正在从北方赶来的路上。稻子、玉米、黄豆、花生，地里的庄稼，早在冬天到来之前就挤进了屋子，此刻它们正躲在粮仓里，躺在麻袋中美美地睡大觉呢！田野显得空旷而寂寥，只有野兔在田埂

下打洞，田鼠在枯萎的草丛中逡巡，麦苗儿顽强地用一抹新绿，抵抗着寒冷的风霜……

雪，其实是一个外面冰冷内心温暖的女子，她赶紧给麦苗儿插上厚厚的“棉被”。麦苗儿安稳地睡着，庄稼人梦见了雪白的馒头，一大早推门张望。村庄和田野，这时都盖上了厚厚的一层白雪。像一本翻到尾页的书，整面空白，树上的喜鹊巢，是书页的落款。

“喳喳”，喜鹊像一朵开在树梢上的花。在异乡赶路的游子看见了，他笃定地认为，这是老家门前鹊巢里的那只喜鹊，是母亲派来催促自己回家过年的，于是赶紧收拾行装，买好给爸妈的礼物，只等放假回老家……

“仁孝”街巷

□南京 吴月华

十朝古都，每一条老街巷都有闻名遐迩的故事，每一块砖瓦都饱经沧桑。它们从旧时光中走来，在岁月的更迭中承载与见证这座城市的历史风华，它们记录城市成长的样子，仁孝里就是其中保留的街巷之一。

仁孝里位于大行宫东南部，东西走向。东起三条巷，西至长白街。清《北山诗话》：“赵拱辰性纯孝，居西华门三条巷，子自明，孙咸至皆以孝称，乡人表其里曰仁孝。”后成街巷得今名。从此，仁孝里这个地名标识牌光彩夺目，它的过往让人们细细品读。

在高楼大厦面前，仁孝里很难被发现，但居住在这里的几代居民不离不弃，默默地守护它的仁孝之魂。这条街长不到500米，宽不到8米，两边百姓居住，散发着烟火气。这条街上有各种类别丰富多彩的小店铺，商家店铺面积最大不到200平方米，每家的生意却很兴隆，人来人往。回味香饼店、六合猪肉等网红小吃，成为百姓的打卡地。六合农民蔬菜水果直销店，每

天下午从六合运输新鲜的蔬菜水果和猪肉、牛肉、鸡鸭等供应百姓食用。仁孝里巷子不宽，但总是比别处更早感知季节，因为有各色季节的肥美味道。

藏在仁孝里的许阿姨糕团店，一年四季门庭若市，店门口总是排着小长队。她家独特的青团，皮绿油油的清香诱人，细滑软糯的青团，个个饱满扎实，卖相讨喜。伙计现场包裹青团，每个人下单买单速度感觉不超过一分钟，顾客提着一盒盒新鲜出炉带有温度的青团，乐滋滋的表情似乎不在意排多长队等候，为的就是吃这一口地道的味道。豆沙、芝麻、蛋黄、肉松等各种口味的馅料与艾叶香混合在一起咸甜兼得，清爽可口，配上豆浆或者咖啡格外和谐。这一口南方人的“寒食”，包裹这里从春天演绎成四季。

相比于其他几个店，武汉米粩的存在感没那么强，但带着武汉风味的食物，却总能引起格外的关注。店主是一对年轻的湖北夫妻，2020年初疫情刚暴发，原以为大家

会一直敏感他们的归来，没想到只隔了一段时间，收到的都是街坊邻居和食客温情的问候，甚至米粩也多卖了一些。

“刚刚回来的时候，有来买米粩的顾客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，当时一下眼泪有点忍不住。”是的，不管是对美食或是对外地人的包容，都在南京得到了完美的印证。而做米粩和各式糕点的手艺，也是老板娘到了南京跟着师傅学的。做得久了，米粩里融入了自己的一套方法。因为米粩起锅时间早，他们需要早上5点多就到店准备，下午6点是店里生意最好的时候。牙口不好的老人、喜欢甜味的小朋友、想要饱腹的年轻人，都能在一口米粩里寻找到慰藉。

仁孝是一条流动的河流，它从遥远的孔子思想中传承下来。在不少老南京人眼里，这个地名融合大家族的和谐共生，寄托着浓浓的乡愁。

仁孝里，一个生生不息的地方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3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